



# 舞阳录

步非烟 著



(下)

步非烟武侠作品系列

# 舞阳录

步非烟著



(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目录

(下册)

## 凤啼长空·

---

第一章	玉京隋珠奉酒卮	3
第二章	秋来高阁彩云驰	13
第三章	舞阳破月诛群魑	22
第四章	祸在萧墙豆燃萁	32
第五章	缘孽不解此中痴	39
第六章	十载相思苦别离	48
第七章	风雨如晦暮云垂	56
第八章	尾 声	64

## 紫府芙蓉·

---

第一章	日边新燕栖碧楼	71
第二章	沾衣翠微爽气浮	79
第三章	春风红袖弄晴柔	86
第四章	深山悄渡云中舟	95
第五章	豆蔻心事诉还羞	103
第六章	芙蓉花落岳华秋	110

## 碧血边城·

---

第一章	琼楼玉凤梦中春	127
第二章	花月有意惜芳辰	136
第三章	边角清吹漠上尘	148
第四章	平地风雷起万钧	158
第五章	剑戟飞血碾朱轮	166
第六章	甲帐欢宴海外珍	175
第七章	宁将青锋伴湘裙	184
第八章	玉燕穿檐夜色新	194
第九章	此生肠断护花人	201

## 梵天地宫·

---

第一章	故国一去渺云烟	213
第二章	穷荒林莽近紫泉	221
第三章	天涯相逢结故缘	228
第四章	情孽空恨亦堪怜	235
第五章	八叶梵花照流年	244
第六章	一脉心香开古莲	253
第七章	星缀天弓月张弦	262
第八章	比目永诀咫尺天	272

## 魔炼剑心·

---

第一章	滇中古道悬碧川	287
第二章	剑阙龙吟镜化铜	296
第三章	燃血有诀语从容	305
第四章	祭剑无望心怔忡	315
第五章	蛮荒二怪争雌雄	322
第六章	离舍一剑定死生	329
第七章	寒山初照玉玲珑	337
第八章	画阁深锁影恹恹	352
第九章	何疑修罗出天外	360
第十章	共看秘魔入毂中	369
第十一章	与子成说同魂梦	377
第十二章	忆君清泪染青枫	387
第十三章	倏忽蛇影惊杯弓	398
第十四章	依稀匕现见困穷	407
第十五章	十面掩杀狭路穷	415
第十六章	一将酣战裂甲重	427
第十七章	人心最是险恶种	436
第十八章	重劫为看寂寞红	445
第十九章	一念为善何艰难	453
第二十章	万里相忘不相逢	462

第二天，世宁头疼脑裂地醒来。

宿醉的酒力像一把尖刀，刺着他的大脑。他痛苦地呻吟几声，抓着桌上的水壶喝了几大口。水的清凉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他使劲摇了摇头，想要坐起来，却觉得全身酸软，真气似乎都被酒力榨走了。

酗酒真是太恐怖了！世宁心有余悸地想着。他以后再不能这么放肆地喝酒了。

他昨晚跟杨逸之一见如故，喝起酒来就跟喝水一样，兰葩带过来的一坛酒，给他们全都喝得精光。两人都是从不饮酒之人，这下醉得可厉害了。世宁醒来后已经是中午时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茅屋跟小岛皆是一片寂静，只有鸟鸣声偶尔传来。

杨逸之跟兰葩不知什么时候离开，茅屋中空无一人。世宁强撑着坐起来，盘膝坐下，缓缓吐纳了起来。他将于长空教的

法术运转几周天，体内的酒力终于消退了些，他站起身来，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他被兰葩掳进这个奇异的古木法阵中，本一心想逃走，后来知晓兰葩只是为了让他教杨逸之武功，又与杨逸之一见如故，自然就不想着走的事情了。此时杨逸之与兰葩都不在，他忽然茫然了，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该做些什么。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突然自湖面上响起：“我又见到你了。”

世宁一惊，急忙抬头，就见多罗吒赤足站在水面上，正向着他笑靥如花。她仍然穿着那件黄衫，但世宁一见到她，就立即想到她赤裸的样子。她胸前那朵奇异的八叶图形，就像是邪魔的诅咒，让他莫名心悸。

多罗吒的目光冰寒，却又有某种炽烈的火光燃烧着，深深凝视着他。世宁不由得一步步后退。

他清楚地知道，多罗吒找他是为了什么。

而兰葩不在，唯一能保护他的人，也不能依赖了。

想到此处，他心底的骄傲却突然升腾而出。他堂堂一个男子，要别人保护做什么？

呛然声响，舞阳剑脱鞘而出，世宁挽了个剑花，长剑直指多罗吒：“多罗吒，威远大将军是你的仇人，我替你杀了他，你不但不感激我，反而恩将仇报，天下宁有是理？”

多罗吒幽幽道：“我非常感谢你。但我发过誓，若不生吃了他，会下阿鼻地狱。你愿意让我下阿鼻地狱吗？”

她的眉头微微蹙起，显得楚楚可怜的。若不是世宁早就知道答应她的下场，说不定真有可能心软。

世宁：“我不跟你废话。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多罗吒盈盈一笑，像是莲花初放。她赤足踏着水波，向世宁缓缓走了过去。杀气，随之弥漫成水汽，循着湖水散发。

“真是乖孩子。我一定会很轻很慢地咬死你的，一口一口的。我那么爱你，怎么会舍得你死得快呢？”

她的眸中水雾迷蒙，似是已将他当成是威远大将军。她的话让世宁毛骨悚然，周身都痒了起来。他绝不愿再经历一次被人禽割的情形，于是，剑锋一紧，准备力拼。

想到力拼，却不禁一愣。他拿什么力拼？

一开始他学的是紫府宝诀，纯粹是修内力而没有招式。后来学飞血剑法，威力倒是巨大，但是未伤人先伤己，后患无穷，他早就决定不用了。而后他发觉于长空教的剑心诀威力颇大，但这门法诀却不听他的使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此时准备跟多罗吒拼命，却才发觉他实比杨逸之好不到哪里去，根本不会什么武功。

这个发现，让他觉得可笑至极，忍不住发出一阵自嘲的大笑。

多罗吒双手轻弹，湖水中无数碧色水珠在她身周形成，正要发动攻击，听到世宁大笑，皱眉问：“你笑什么？”

世宁：“我觉得自己真是可笑至极，跟你无关。不过，难道你不可笑吗？你口口声声说要生吃威远大将军，但若站在你面前的是他，你真的会杀他吗？我看你又会痛哭流涕地跪着求他，让他重新回到你身边。”

他无心的一句话，让多罗吒呆住了。

她的内心，何尝不是如此想的？她之所以要杀世宁，真是因为他身上染着威远大将军的味道，还是因为恼恨他杀了威远大将军，杀了她唯一的希望？

多罗吒一时又恼又恨，心事被说破使她怔住了。

世宁却突然发现自己竟蒙对了，不禁生出希望：“多罗吒，就算他会回来，他也不会改变的。他只会再一次伤害你，而且伤得更重，然后离开你。他就是这么自私的人，你应该最清楚才是。”

多罗吒：“不错，我很清楚。他从未爱过我，也不会留在我身边。但是晚了，因为，我已经爱上他了。而且，这么多年，我爱他爱得更加深了。我曾想过，要将他双腿斩断，让他想离开都不能。但，连这样都无法留住他的。唯一能留住的办法，就是吃掉他，让他跟我合二为一，永远无法分开。”



她的眸中蓦然发出一阵狂热的清辉，身子一拧，大蓬碧色水珠倏然激发，向世宁扑了过来。世宁见她已有疯狂之色，无理可讲，只好将舞阳剑向前一挡，封住面门。

他虽然不能施展飞血剑法，但修炼于长空的吐纳法诀后，真气已然有了根基。这一封，剑身上真气激发，在面门处形成一个无形气罩，防御力颇为可观。

那些碧色水珠轰然打在剑气罩上。世宁猛觉心中一痛，水珠竟然附着在气罩上，他的真气，急速地消失！他定睛一看，那些水珠哪是什么水珠？外面裹着一层水雾，但里面却是只只绿色的小虫，虫子后部拖着巨大的腹部，碧灿灿的，就像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前身生着一双巨大的钳子，其余部分都缩得极小，竟像是只有钳子与腹部。它的钳子深深嵌进剑气罩中，珠形后腹一收一鼓，剑气就被大量吸走。那些虫子一阵吱呀嘶叫，听得世宁毛骨悚然。

这本是苗疆生长的一种奇虫，唤作“碧狷”，多生在池塘低洼之处，靠吸食植物汁液为生。朝生暮死，但繁殖量极大。它被多罗吒以秘法炼制之后，生命力长了几百倍，性情亦变得凶恶之极，善于吸食习武者的真气，当真厉害无比。

多罗吒轻轻抬手，倏然，整个湖面都像是随着她的手抬了起来。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却原来是湖面上全都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碧狷虫，同时飞起，竟似有种湖面升高的感觉！

世宁的脸色惨变！

多罗吒以极为爱怜的语气对那些怪虫说：“乖孩子们，你们可不要伤到他的血肉哦，那是为娘的。你们只要将他的真气全都吸干净，以后的事情，可就看为娘的了。”

她轻轻伸指，一枚碧狷趴在她手指上，多罗吒轻轻吻了它一下，一抬手，将碧狷向世宁甩去。立时，满空碧虫都像是得到命令一般，向世宁冲了过去。多罗吒见世宁面如死灰，不由得纵情大笑起来。

碧狷虫的威力，她自然深知。若是没有她特别嘱咐，世宁只怕会被嚼得连骨头都剩不下！她自然不会让世宁这么快就死去。她要慢慢折磨他，将她这么多年

受的相思苦，全都一一偿还。直到她完全满足之后，她才会咬上他的喉头。

蓦然，世宁高高跃起，舞阳剑举过头顶，向多罗吒猛劈而下。

多罗吒冷笑：“找死！”

一大蓬碧虫自她身前爆发，利箭般向世宁射去。世宁脸上突然闪过一丝诡异的笑容：“这样很好，我至少可以痛快地死去。”

他突然收了剑，任由那些碧虫向自己身体穿去。

碧虫经她炼制后，身体全都坚如钢铁，足以洞穿木石。多罗吒没想到世宁竟会放弃抵挡，碧虫瞬间就能杀死他。

她绝不能让他死掉！

多罗吒发出一声尖叫，世宁身旁的碧虫，突然身体爆开，化成朵朵碧焰瞬间烧成灰烬。世宁的身子却倏然动了，化成一道利箭，蹿到了藤桥上，向密林中跑去。

“哈哈，你上当啦！我知道你太恨他，是想折磨他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我利用了这一点！”

他的身子，倏然就消失在了古树森林中。为了躲开多罗吒，他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多罗吒本恼恨至极，但见他进了古树森林，却突然笑靥如花。

“那你又是否知道，这座森林中覆盖着八叶之阵，而我，就是阵法的操纵者呢？”

她伸出手，一连串手印自她手中结出，最终，停在一个玄奥之极的手印上。

古树森林上空悬停的碧气之柱，突然，以某种奇异的轨迹旋转起来。森林中猛然发出一声惨叫，世宁被一道碧气缚住，倏然扯到了空中。那道碧气看上去像是无形无质的，但世宁却像是痛苦至极，不停地惨叫着。他的脸色，竟也变成了碧绿色，却不是被碧气映成的，那道碧气竟像是钻入了他的身体中，将他全身都变成了碧色。

世宁挥舞着舞阳剑，想将碧气斩开。但，无坚不摧的舞阳剑却似乎根本无法对碧气造成伤害，而他的动作在碧气侵入后，变得越来越僵硬，最终，一动不动。

多罗吒双眸露出恶毒的笑意：“现在，你不跑了吧？你无法再动了？你无法再离开我了吧？”

她慢慢向世宁走去，一直走到他面前，静静地看着他。

碧气将世宁降回地面，他蜷缩在多罗吒脚下，已经昏迷。他全身都变成了碧色的，就像是用一块木头雕成的人偶。

多罗吒：“十年前，我就应该将你变成这样子了……”

她俯下身，想要将世宁拉起来，突然，她的脸色变了。

世宁的身边，不知何时，落下了一枚翠羽。

多罗吒全身都颤抖了起来，蓦然跪了下来，跪在翠羽面前。

“师尊……”

一个淡淡的聲音傳了過來。

“谁让你动用阵法的？是帝伽过来了吗？”

多罗吒：“不是……”

那声音：“你妄动阵法，可是想再受七蛇噬身吗？”

多罗吒目中露出恐惧至极的神色：“不、不，师尊，只是我以前的一个仇人而已。我再也不敢了！”

那声音：“赶紧将他处理了，将阵法复原。”

多罗吒连声答应了，急忙拉起世宁向外走去。世宁手中的舞阳剑坠落，碰在岩石上，发出铿然声响。那声音骤然道：“等等！”

多罗吒急忙住步。

那声音似乎在沉吟着，良久，才喃喃说：“这柄剑，怎会在他身上？难道……”

“多罗吒，重新设置阵法，让他自由出入，不受阵法的伤害。”

多罗吒虽感迷惑，但哪里敢质疑师尊之命。她急忙答应了，结出几个手印，印在世宁身上，而后匆匆走了，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

碧气淡淡地自世宁身上消散，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僵卧在地上的世宁身子轻轻抖了抖。他脸上的碧气已几乎消散尽，勉强能坐起身来。他方才冲进森林里，却突然一道碧气从长空卷下，将他紧紧缠住。他才发现，这哪是什么碧气，全都是某种极小的蛊虫，有些类似多罗吒驱使的碧虫但小了很多，只有针尖大小，一靠近他身体，就从口鼻眼耳中钻了进去，无论世宁怎么运真气抵抗都没用。这些虫子入体，他的身体就僵硬异常，甚至连真气都无法运转。他的意识逐渐陷入模糊，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本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多罗吒竟又放过了他。他虽感奇怪，却不想再在森林中待，匆忙地向外走去，沿着藤桥，走向湖心小岛。现在，他对于这座森林，害怕到了极点，再也不敢进去了。

但，就在他手按在茅屋门上，想要推门而进时，他心府盘旋的彩团骤然闪了闪，他莫名地一凛，倏然抬头转身！

藤桥与湖岸的交接处，站了一个人，正远远看着他。

那人身躯高大，一头深蓝色的长发飘扬，被一只古旧的金环束着，披散身后，显得极为潇洒。他的面容清俊，五官朗如星月，尤其是眸子奇异无比，竟泛着火般的赤光。这样的头发，这样的赤眸，本该极为显眼，世宁一开始就应该看到他，但他从藤桥上跑过时，竟完全没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甚至不知道赤眸之人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更不知道他何时到来的！

此人气势飞舞张扬，竟又有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再也不分彼此。他就是天，是以无论多么飞扬都不为过；他就是地，是以多么雄武都自然如意。

他见到世宁望着他，嘴角泛起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你来了？”

世宁心中一震！他的目光若有形若无质，飘忽无定，却又深邃之极。隐约中，又似擦起一串剑锋般的火花。世宁几乎是本能般，斜向后蹿出了三步，那种凌压在身上的紧张感，才消退到可以承受的程度。他心中凛然。此人仅凭目光，竟就能予人威压。这是真正高手的风范，令他不禁想起了青面人。

他当时站在青面人旁边，亦感受到凛凛威压，让他不能自己。此时想来，就是因为青面人的武功高他太多，他以一个习武人的本能，在衡量着青面人若出手，

自己能招架得住的距离。距离越短，就表明他跟对方的差距越小。

想到此处，世宁不禁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距离赤眸之人的距离，一看那一眼望不到的感觉，他不禁苦笑了起来。

杨逸之还想找自己学剑呢，自己距离真正高手的差距，竟这么大！

赤眸之人眉峰挑起，语音中亦带上了些笑意：“你怕我？”

世宁深深吸了口气，强行摄定心神，用极淡的声调说：“萍水相逢，有何可怕？奉劝兄台，此林多有古怪，如非迫不得已，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赤眸之人道：“阁下还不是身处其中。”

世宁一怔：“正因如此，我才知道它的可怕，才劝兄台不要进去！”

赤眸之人：“世间唯有人心最可怕。此处不过是个树林，有何可怕？”

世宁：“你不知道，我怀疑这座森林乃是座很厉害的阵法，闯入之人，将会被吞吃得一干二净。”

他想起方才碧微之虫进入躯体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

赤眸之人笑了：“如果真有此等阵法，我倒想见识一下。阁下能否开示于我？”

世宁慌忙摇手：“万万不可！此阵一开，是要杀人的！我可不愿再尝试一次。”

赤眸之人伸手：“我这里有颗仞利宝珠，可避世间一切邪恶。阁下带在身上，再试试此阵是否能伤到你？”

他手心躺着一只赤红的珠子，向着世宁微笑。他的笑容中竟有种不容拒绝的威力，世宁忍不住拿起那枚珠子，打量了起来。

赤眸之人：“你再走进森林试试。”

珠子中一阵热力传了出来，透入世宁的掌心。世宁竟忽然觉得他的话特别有道理，忍不住举着珠子，向森林中轻轻踏了一步。

碧气盘旋在古树树梢，却静寂不动，似乎根本没觉察到世宁的侵入。世宁大感惊讶，人影一晃，赤眸之人却不知何时欺到了他身后，几乎跟他紧紧贴在一起，淡淡道：“你不是要找人吗？怎么还不走？”

世宁想起自己的确要找杨逸之与兰葩，就点点头，沿着记忆中兰葩带自己过

来的道路，向那座最高之山走去。赤眸之人一直跟在他身后，却再不说什么。

碧气在古树树梢盘旋，有些沉降在离地不远处，渲染得森林内神秘无比。但这些碧气却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世宁的存在，有时世宁靠得太近了，它们反而要让开些。这让世宁大感诧异，却不知道为什么。

赤眸之人一直带着似笑非笑的笑容，紧紧跟在他身后。

世宁猜得不错，这座森林中的确藏着非常可怕的阵法，赤眸之人本绝无可能进入此阵。但恰恰由于世宁是布阵之人绝不愿伤害之人，他才能跟着进来。

不是那枚切利宝珠在庇护世宁，而是世宁在庇护他。

造物总是将关键之人在关键之时送到关键之处，也许这就是传奇之所以为传奇的原因。

## 第五章·

### 八叶梵花照流年

艳阳高照，森林浸渍着碧气，仿佛琉璃铸就的一般，通透得一眼就可看到尽头，世宁忽然有种错觉，这森林对他再无恶意，只有温柔的善意。他跟随兰葩初入森林，后又多罗吒逼入森林，这座森林一直让他感到诡异森罗，遍布危险。但此刻，这种阴森的感觉却不存在了，就连树梢上悬绕的碧气，也一点威胁性都没有。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世宁甚为奇怪，却也不及多想，匆匆沿着来路赶去。走了不多远，那座顶上被一株古树覆盖的最高之峰，就出现在面前。

青坟般的茅屋自绿树浓荫中展露了出来，世宁正想走上去敲门，一直紧跟在他背后的赤眸之人，身形却突然顿住，就站在离青坟茅屋三丈处。

世宁微感奇怪：“你怎么不走了？”

赤眸之人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再走一步，可就无法挡住她出手了。”

他的声音中有一丝感慨：“三丈，是我能够自保的最近距离。”

世宁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听明白了赤眸之人的话，因为他在青面人、赤眸之人身上都感受到了压力，必须拉开足够的距离才有安全感，但这个茅屋中却什么压力都没传出来，甚至，他都感觉不到茅屋中有人，赤眸之人感觉到的压力，从何而来？

就在他疑惑时，青坟之中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你终于还是来了。”

一听到这个声音，世宁的脸色，骤然变了。

仿佛，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埋在心底的最深的回忆，被骤然揭开，带起一片血淋淋的阵痛。这个声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从第一次听到，就刻在心底，再不会忘掉。

他绝没想到，竟会在此处听到这个声音！

他亦没想到，自己竟会如此快就与之会面。

悄悄地，他蜷缩自己的身子，遮住了大半边脸。这是个下意识的动作，甚至，连他自己都未注意到。

赤眸之人微笑：“我来了。”

那声音道：“你能到此，看来已得龙树老人的真传。”

赤眸之人：“不过得一点天缘而已，在下本身并不能破八叶之阵。”

那声音：“天缘岂能妄得？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来此，就是你的本事。你来何事？”

赤眸之人双手竖起，合在胸前，行了个谨严的礼节：“在下帝伽，乃龙树老人唯一传人，亦是曼荼罗总教的新任教主。在下来此，是想要八叶主人遵守当年允诺，让在下去取三件秘宝。”

那声音道：“什么秘宝？”

帝伽缓缓道：“湿婆之弓，西昆仑石，梵天宝卷。”

那声音淡淡道：“你可知龙树老人当年与我还有过约定？”



帝伽：“这些秘宝，乃是天地造化之精，从没人取出过。师尊也不过是发现了它们封藏之处而已。师尊当年输在八叶主人剑下，只好放弃取宝。这么多年，想必主人已经得到这些秘宝了。但师尊曾与主人约定，师尊后人会来再取此宝。不过，取此宝者，当受主人一剑。取一宝受一剑，三宝一共三剑。只有能挡住主人之剑，才有资格取宝而走。”

那声音：“不错。你可有信心？”

帝伽：“师尊都不敌主人一剑，何况在下？但在下既然到此，就有在下的缘分，所以，请主人让在下试上一试。”

那声音：“那也由你。你拿到秘宝后，就来此受我三剑。”

帝伽：“请问主人，秘宝在何处？”

那声音：“梵天地宫。”

帝伽闻听此四字，却骤然一惊，忍不住失声道：“梵天地宫？”

那声音：“不错。它们本就在此，亦应在此。你若取宝，就须先破梵天地宫。你若不敢进梵天地宫，还是走吧。”

帝伽面露犹豫。他本信心满满，但自听到“梵天地宫”四个字后，信心竟全都失去。他沉吟良久，苦笑道：“我……还是试上一试吧。”

他冲着世宁抱了抱拳：“兄台能否再为我带一带路？”

这“梵天地宫”世宁亦是第一次听说，他昨日才被掳到森林中，哪里知道梵天地宫怎么走？但他却点点头，带着帝伽向外走去，一个字都不说，似乎唯恐一开口，就泄露了某种机密一般。

等两人走远后，青坟之门悄无声息地敞开，一个黑衣女子走了出来。她仪态清冷，高华至极，脸上却带着一只青铜面具，面具上雕着一只凤凰。她凝望着两人消失之处，喃喃说：“这就是帝伽所说的天缘……还真是巧之又巧之事，我答应长空要照顾他，所以才为他破开八叶之阵，不料却正好为帝伽所利用。天地茫茫，他怎会在此时机来到此地？不是天缘，又是什么？”

她静静地叹了口气，面具上的凤凰，也似乎同时黯淡了。